

沙地姻缘

Sandy Parts Of The Marriage Story

朱国飞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dpnet.cn>

非外借

沙地姻缘

Sandy Parts Of The Marriage Story

朱国飞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n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地姻缘 / 朱国飞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190-3624-9

I. ①沙…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2085 号

沙地姻缘

作 者 : 朱国飞

出 版 人 : 朱 庆

终 审 人 : 奚耀华

复 审 人 : 蒋爱民

责任编辑 : 胡 筭 贺 希

责任校对 : 傅泉泽

封面设计 : 李秀国

责任印制 : 陈 晨

出版发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 010-85923039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 clap@clapnet.cn

hus@clapnet.cn

印 刷 :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王振勇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14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90-3624-9

定 价 :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小说描写了江南几对青年男女在逆境中相爱相助移民沙地的故事。

十九世纪初叶，江南富商少女细娘与做茶食的青年朱一茗相恋，经历生活的曲折磨砺，冲破社会陋见与黑社会流氓势力的迫害，追随朱一茗迁徙沙地汇龙镇并喜结良缘。沙地青年杨同记因年少不知世情被恶少欺骗流落江南，得到姑苏少女姝姝相助得以返回沙地。杨同记在朱一茗、细娘善良为人影响下痛改前非，苦心经营“同记酱园店”而发家致富。数年后，杨同记再赴江南寻找并追求姝姝，姝姝跟随杨同记迁徙沙地，结百年秦晋之好。河南开封青年胡老四，因为遵循父嘱的婚约到江南追寻细娘而流落街头，被江南艺人小香凤接济，在小香凤遭遇毁容案时挺身而出，并将残疾的小香凤娶为妻。胡老四、小香凤又跟随细娘等移居沙地。

小说通过以物传情、以情叙事的艺术形式演绎历史，重现沙地乡风民俗，拓展沙地人物故事的空间，叙述沙地先辈迁徙生活的原生相和移民记忆，歌颂沙地人淳朴善良、大爱臻情的优秀品质和向往自由艰苦创业的精神，具有较强的传奇色彩和感染力。

序：江南烟雨孵梦中

前年春天开始写作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沙地姻缘》，小说里的人物从江南的烟雨里走出来，移居到江北沙地去，演绎了几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因工作之需，我曾寓居苏州十多年，如今追寻小说里的历史踪迹，忽然觉得自己的故乡沙地与江南的渊源变得如此之近。

今日的江南和沙地，旧时的江南和沙地，都曾在苏州的景色里映照过浸泡过。

旧时苏州是一座“枕”在河上的小城。走进苏州，就是走进曲里拐弯、密如丝网般的水巷。在阳光明媚的日子，石砌河栏与老街的一扇扇雕花木窗洒满金阳，河柳婀娜多姿地依偎在石栏边，在金阳里轻袅袅挥动她手中的绿丝带，仿佛在俯身倾听河中小船吐出的咿呀桨声；二层木雕楼头轻漾着油漆灯笼的绒绒绣穗，仿佛姑苏小绣娘伸展着隔夜的红酥手，在河水的倒影里轻诉柔肠；那翠绿的镶嵌着细线条的兰花从临河的窗户挂垂下来，轻拂着纤细的身段想与旧墙上的爬山虎牵手；那爬山虎是从波光潋滟的小河浜里爬上灰白的墙壁，一直攀到雕花楼窗的，并躲藏于窗沿下偷听室内飘出幽咽如诉的琵琶索弦声。雨天，小河浜上行走着乌蓬小船，小船上载了头戴斗笠的撑船女，在密密的雨丝里竹篙撑出了一串串小小涟漪，将青青水草挑拨于石砌屋基的砖缝里。此时，细雨笼罩着街街巷巷，那些错落有致、灰白柔和的色彩就像一朵朵水墨画里的水印颜料弥漫着雾气水色涂抹在微白的宣纸上，花萼里、莲子巷、桃花坞、柳叶巷……玲珑秀丽的庭院与临水而筑的亭台楼阁，如一首首宋词词牌



跃然其上。如若透过这濡染的画纸，仿佛能看到烟雨里的少女，在戴望舒的《雨巷》里走着，“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的确，旧时姑苏的小巷蕴涵了诗意，如唐诗般含蓄，宋词般委婉，元曲般清澈。

这“枕”河人家，在诗意的活着，在诗意的荡漾。

“小楼昨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那是个春日瞳瞳的傍晚，我穿越了繁华的街市，走近了临水而筑的一幢幢木质小楼，脚下踩着了清韵铮铮的青石板路，推开了简洁朴实的石库门，走进了一个画家的小院落。我的感觉是我变成了一颗石子，投破了一池春水的宁静，一串串绿色的记忆在我曾迷恋过的水乡小巷的图画里一圈圈扩散，扩散得那么惬意，那么从容而恬静。恬静之中，蕴藏着无与伦比的高贵气质，一种超凡脱俗的雅致，充满水乡小巷的清幽。画家竟住在一个幽深宁静的令人心跳的小巷深处。这里院墙上爬满绿色藤蔓，金灿灿的喇叭花悠然怒放。透过院墙的漏窗，又见河浜对岸的石砌栏杆与嵌着爬山虎的灰墙，一股清新水气在院落里弥漫，水香悠然。哦，这就是苏州的小巷人家。这小巷深处果然沾染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文化韵味。一个现代画家，住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画家引我入室，木质地板，一杯香茗，挂了现代画的画墙，在我眼里都湿漉漉地。

“这几幅画都是台商要的，你看画得怎样？”

画家是以画为生，在寒山寺北街租一店面卖画。从他的嘴里，我掂出了他的身价。他的那些画都是以姑苏水乡为创作素材，那些被油彩涂抹得密实的画布灰灰暗暗，在我眼里很像一团团模糊的蒿草，乱蓬蓬地生长在这画布上。

“印象派？”

“看来你不喜欢这暗色调，可台商很喜欢呢，催得紧，我这几天就画完的。”画家微笑着说，“你可远视着欣赏，会好些。”

哦，远视确实很好看，那些粗糙的油彩在傍晚的光线里凸凸凹凹出它的神采。这一幅是画了一垛水乡的旧墙，在一弯柳丝的掩饰下，半条小船正从那垛旧墙跟下撑出来，船娘的斗笠在柳丝里若隐若现。半幅油画呈灰白色，只有那旧墙的颜色条块与船娘握篙的手清晰可辨。那一幅是半条街巷，半遮半露的街面泡在晨雾中，此岸泊着小船，停在一幢小木楼的墙脚下，二三级石阶从水中爬上街路。另一幅是几株翠竹掩隐着一排石砌雕栏，河水从雕栏的缝隙间流过，几只鸬鹚在远处墙跟下戏水。这江南小巷在画家的画笔下都变为隐隐约约的风景。

“有画人物的吗？我喜欢真实的鲜活活的人物画。”我是为《沙地姻缘》的插图求画而来，我要反映旧时江南的生活场境和人物的那种画。

“暂时没有，你需要的话，我可画的。”

“哦，那我把文章复印件交给你，你按文意构思画。”

“好的，一星期后你来看画。”画家胸有成竹地说道。

生意谈成，画家送我出来。我慢慢踱出小巷。哦，枕河人家，在我的记忆里渐行渐远，那轮廓愈来愈模糊，只剩下江南雨与船娘苍白的手在雨帘中轻柔地招摇，让小船轻轻游进水巷的画卷之中。那画卷亦驻在我的心里。

《沙地姻缘》的插图是为小说里的朱一茗、细娘等人物设计的，朱一茗、细娘等都曾生活在江南古镇上，因为爱情与追求自由的生活，他们从江南的烟雨里走出来，走进江北清新静美的沙地老街开始新的生活。

我想，如果拿到画家给《沙地姻缘》构思和描绘的如意插画，我会为之庆幸的。我相信插画里的人物曾经是我的故乡沙地先辈们的身影，他们从俗世里来，到灵魂中去，漾映在我绵绵眷恋的敬意烛照里，永不熄灭。

（作者写于上海万里城/2018年春）

人 物 谱

主要人物：细 娘

朱一茗

次要人物：杨同记（沙地青年）

姝 姝（杨同记女友）

胡老四（沙地移民）

香 凤（胡老四女友）

一般人物：桃 红（细娘大姐）

梨 花（细娘二姐）

爹 爹（细娘父亲）

文 白（朱一茗外祖父）

静 尼（紫金庵尼姑）

老 尼（桃花庵尼姑）

小和尚（光福寺和尚）

杜神医（桃花山乡间医生）

黑 娃（桃花山山民）

杨粮户（杨同记父亲）

郑樵公（上海滩古董商）

朱鸿儒(沙地地主)
杨二婶(小荷香豆腐店店主)
金班主(苏州戏班子班主)
银 嫂(苏州戏班子管事)
老板娘(蓝印花染布店店主)
大师傅(印染店雕版师傅)
大奶奶(赵琦老婆)
管 家(赵琦管家)
张姆妈(细娘邻居)
亨 利(英国商人)

反面人物：滚刀肉(枫泾镇小流氓)

瘦 猴(海匪)
朱二毛(沙地小流氓)
赵 琦(桃花山地主)
少奶奶(赵琦小妾)

C 目 录

Contents

序：江南烟雨孵梦中·····	001
人物谱·····	001
第一章 迷上唐寅的画·····	001
第二章 勘破迷案一局棋·····	012
第三章 大姐桃红·····	034
第四章 江风吹过鸭乌沙·····	048
第五章 走不出的江南·····	059
第六章 油菜花开似黄金·····	075
第七章 沙地琵琶女·····	095
第八章 寻梦到江南·····	108
第九章 乡间亦藏聚宝盆·····	127
第十章 愿随佳人到天涯·····	144
第十一章 为伊看破红尘·····	180
第十二章 相濡以沫·····	200
后 记·····	206

第一章 迷上唐寅的画

汇龙镇的鼎和斋茶食店是十九世纪初叶从江南枫泾镇的百年老店漂来的，创办人俗名叫细娘，也不知道姓氏，小脚伶仃，穿戴着江南小细娘的衣服，红唇白齿，俏丽过人。潘家弄染布店的新花式蓝印花布的原型就出自细娘的故事，这故事断断续续地记载在雕版大师傅的日记中，年代久远的故事，显得朦朦胧胧。

细娘老家江南枫泾镇有座百岁桥，细娘就出生在百岁桥南的那条老街上，她在家中排行老三，俗称三小姐。踱过百岁桥，再转身踏上八级青石台阶，折向东去十多米远的街弄口有家很老的店就是细娘家开的。街弄口栽着一棵极大的银杏，树身一半嵌入墙缝，一半露在弄口，突出的树根古意斑斓。细娘家的店紧挨古树，牌匾上的字字迹陈旧，暗红色的篆体显出年代的久远古朴。老店后面的厢房也掩遮在银杏树的枝叶间，厢房里飘出茶食的醇香。清早，做茶食的大师傅们的身影在作坊里晃动，走廊上挂着的画眉唱着好听的晨歌，将大师傅们晨练般的赶制排演得规规矩矩。这些做茶食的师傅都是从苏州府的“采芝斋”“稻香村”等名店挖角而来的，传统的技艺在这里得以传承，极平常的糯米果品在他们的手艺中梦幻般变出许多口感极好的茶食糕点，闻之香气扑鼻，尝之腹中留着酥醉。大师傅们被邀请被挖角来后，有的单身做事传授一些技艺后返回原苏州老店，忠于老东家挺讲行业规矩；也有的拖家带着断绝后路，



意在长久替新东家谋活。在这档子茶食师傅中有一个年轻的小师傅，他做事极认真，手脚特麻利，是被挖角的大师傅裹挟带来的唯一高徒。他和大师傅一道早起晚收工，还提前将大师傅们的水烟壶擦拭得精光锃亮，将大师傅们的茶壶洗涤干净，将大师傅们喜欢喝的江南龙井茶早早泡酥后放置在长条桌上。小师傅上过私塾，会讲许多古人故事，什么“三言二拍”，《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女》《宋江杀惜》《武松斗杀西门庆》，大师傅们有这样的高徒陪着，不寂寞。当他们耳朵里听到“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时，他们都以默许的眼光视之，或吸了水烟轻轻吹几口，或慢慢哼几下苏州评弹的腔调，传达着自己的喜欢。因为这种“才子佳人”的故事只会发生在历史传说中，现实里的生活实在太窘迫太单调。

细娘爱上大师傅的高徒，只在不经意间。

细娘喜欢唐伯虎的仕女画。唐伯虎是苏州才子，一生画了许多写意的水墨画，画仕女极少。那天黄昏时分，细娘在斜阳复照下跨出闺房去隔壁的“三鸾斋绣品店”看新上市的苏州横塘刺绣。那些“翠鸟枯荷”“织女牵黄”“绣娘拾禾”颇具风骨。他来了，手中拿了一卷旧画。

“小师傅阿有空，到绣品店做啥事体？”店掌柜认识隔壁店的高徒，抬眼翩然迎上来。

“有空，得一息闲，拜托看看这幅家藏的画。”

“唔，有点像唐伯虎的真迹，那是很稀贵的东西。”店掌柜眯缝了眼说。用手轻轻抚了抚画，用两根手指贴着画的皱褶处。

“哇……”三小姐细娘凑近了观这画。听了店掌柜的点赞，看了难得一见的仕女画，细娘细小的眼眸里灌满了惊讶，蓦然产生出一种莫名的眷恋。

“高祖手上的画，藏匿久了，一般人识不得，店掌柜涵养好，能识得宝，佩服佩服！”

“唔，还真被我蒙对了，我这小店人眼拙，其实识不得宝的。”店掌柜脸热了一下，又轻轻抚那画的一角，眼不离画。

小细娘这才从画上撤下恋慕的目光，轻轻睨了自家店里的小师傅一眼，才发现这自家店里的小师傅身材清秀，骨子里透着一股迷人的文人氣息。唉，小细娘轻轻叹着，眼睛睁得很大地认真盯住他看。这小细娘今年才十七岁，刚刚从私塾毕业，稚气的脸上泛出红晕，细嫩的嘴唇噘了噘，朝店掌柜的手臂推了推，说：

“先生既然识得宝，贵店里可有唐寅画的绣品？让我们见识见识？也好在这老街上给小店扬扬名，可好？”讲完这话，细娘“咯咯”笑了一下，侧脸朝自家店里的小师傅努了努嘴，以示助力。

“有啊，可这绣品是描摹，比不得真迹的，三小姐可别嫌难看啊。”店掌柜慢慢从这幅仕女画中脱出眼光，朝小细娘侧着头说。

“那好哇，看看再说。”小细娘拿细眼朝自家店里的小师傅瞄了瞄，她看到他年轻的脸上掠过一丝极细的傲色。

“小郎。”店掌柜眼光不离仕女画，吩咐店小二去取那幅绣品。

“难得掌柜喜爱，掌柜可知唐寅故事？”小师傅突然这样说，他自己也感到有点唐突无礼了。

“当然晓得些，这唐伯虎是苏州人，我也是苏州人。”店掌柜的眼睛仍旧盯着仕女画看，脸带着耽溺的笑。

店小二把那幅绣品拿来了，是仿唐寅的《秋风纨扇图》。

“唔，不错，这绣品绣得好，仕女的服饰有点唐朝女人的特点，尤其这眼瞳很传神，有一种透明的感觉。”小师傅赞道。那边掌柜头也没抬，似乎不在意小师傅的评品。“不过，唐寅的画，譬如水墨写意花鸟，墨韵明净、格调秀逸，画一只八哥栖于枝上，秃笔点叶，一两条细藤，数笔野竹，现出山空寂静人声绝，栖鸟数声春雨余。”

“噫。”店掌柜听出小师傅的话意了，噤声。



“这仕女画么，线条细劲，敷色艳丽，气象高华，墨韵流转处显得绮罗绚烂，形象正确而神韵独具……”小师傅面对着绣品，嘴上滔滔不绝地说着唐寅的画风，口吐机枢出神入化，“三鸾斋绣品店”里静悄悄的，几个人都在细听他的品评，脸露惊讶之色。

“唐寅最出名的当数《王蜀宫妓图》，还有《班姬团扇图》等，当然这《秋风纨扇图》也是很有名的。我家高祖传藏的这幅画是否唐寅真迹，现在还真不好说呢。”小师傅用这句话做结尾，嫩脸上稍显浅浅的汗渍。

“三鸾斋绣品店”里有人品画谈艺本是很平常的事，今天因为来的是隔壁店里的人，且谈风高雅，大大出乎店掌柜意料。看着手里的画中珍品，店掌柜被诱惑住了，不知身在何处。“小师傅，你还真是行家里手，老朽眼拙了。”

“哪里哪里，望先生多指教。”小师傅慢慢从店掌柜手里抽回画，轻轻卷拢，并用红丝带系牢，“西街日头都落下去了，店里都要上灯了，我要回屋去做事体了。”小师傅拿了画转身跨出店门而去，店掌柜望着他的背影有点恋恋不舍的样子。小细娘呢，还待在这店里，眼睛木然地望着《秋风纨扇图》绣品，好像要从这绣品中寻觅些什么，神态痴迷，惹得从门口收回眼光的店掌柜嘿嘿地笑了。他轻轻讪笑着对小细娘说：“这画不是那画，你有心，可以找你自家屋里厢的小师傅借去，他可是唐伯虎画的行家，自有自便当，保管你称心，嘿嘿嘿……”

说者无意，听者用心。小细娘的嫩脸倏地红了，从那件绣品上收回目光，急急转身出店而去。

自此三日，小细娘茶饭不思。某日晌午时分，鼎和斋茶食店里来了一位稀客，店主人急急叫店小二沏茶招待。此人中等身材，脸留长须，面色和善，见过店主人，就叫“亲家”，声音琅琅。店主人同此人喝过茶，即将三小姐叫来。

“三囡囡，”店主人用手指了指客人，“快叫寄爹！”

小细娘朝那人看了一眼，转身就要往后厢房走，因为她根本不认得此人，爹爹何故要她认此人为寄爹。

“莫要任性，三囡囡你听我讲。”店主人一把抓了小细娘的手，“爹爹我年轻时落过难，是这位寄爹出手相救，使这老店如枯木逢春……”

“爹爹，既然如此的大恩人，你要我叫他寄爹，何不请我大姐二姐两家都来认亲，单单叫我来叫？”小细娘的心思很重，说话很聪颖，店主人被她问住了。

“哦，这就是三丫头？”长须老者离座朝小细娘点点头，回身从行李中取出一个三寸左右的物件，用红绸包裹，“喏，寄爹初次见面，送你一个纪念物。”老者看着细娘，眼睛笑眯成一条线了。

细娘抬头望了眼老者手里的物件，很淡然地说：“爹爹的恩人大老远地跑来，就为送我纪念物，这也太离奇了吧？”转而又对店主人说，“爹爹想叫我做啥事体，就说做啥事体，弄得我心跳跳的，这几天女儿我身上来了不舒服，就不陪你们说话了！”细娘说完转身就走，弄得店堂屋里的人很尴尬。那位长者见事情不圆满，老脸上有点挂不住，将那红绸包裹的物件捏紧了，双手握成拳头朝店主拱了拱，说：“打扰了打扰了！”起身拿了行李往店外就走。店主急急拉住他，一边赔礼一边劝说。老者这才平静下来，将手中物件交与店主，慢慢落坐与店主交谈。因是故交，似有很多话要说，又因刚才的事，大家意想不到，反倒觉得唐突些了，谈着谈着都嘿嘿嘿笑起来。

这件事体发生后，小细娘心里隐隐着急，她已经估摸到那位突然登门来访的客人与自己有关，要么是自己曾是那客人的什么人，要么是关乎婚姻之事。小细娘最害怕婚姻之事，因为她已有意中人。小细娘虽说读了私塾，懂得许多道理，尤其是关于做人的道理。但对封建的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有抵触情绪，故很害怕父亲提及，每每面见父亲时总是小心回避，极少答言。父亲以为三丫头长大了，女大十八变，有



叛逆心理，也处处小心不用言语伤之，静待时机而暂不讲那老者提亲之事。

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小细娘跟随父亲进账房学做账。小细娘读书好，算盘也打得好，做账之技对她来讲并不难。时间不长，茶食店的账目已经熟透于胸。父亲也慢慢将店内账目交由细娘代管，自己做了甩手先生。父亲除了每天仍到作坊里转转，看看大师傅们的手艺，闻闻新出炉的茶食糕点香味，就到街西的茶馆店里喝茶听书去了，落得清闲。小细娘呢，因为接手父亲管理账目，与作坊里的大师傅们接触的机会多起来，与那个肚里深藏着文墨的小师傅接触的机会也多起来了。细娘账目上的茶食食材种类繁多，光各种花的辅料就有数十种，什么玫瑰花、茉莉花、月季花、紫荆花、芍药花，细娘借口辨识花料将她暗恋的小师傅请来。细娘请小师傅坐在她账桌对面，细细盯住了看。细娘不问辨识花料，也不问小师傅的来历，却直接询问小师傅的年庚，问小师傅的婚姻。小师傅被她问得脸孔红红的，脸孔潮湿得要淌汗。小师傅在这家茶食店待久了，早晓得三小姐的脾气，但根本想不到她会问婚姻。因为小师傅晓得自己的长工身份，晓得他读过的古书里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都是纸书上的胡诌，文人的胡编乱造，而三小姐的一厢情愿也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当不得真的。所以他脸红了一会儿，也就当作玩笑，嘴巴上轻轻沉吟了一句：

“双飞蝴蝶梦庄周，翩翩然不聚头；假使硬牵牛，眼穿肠断折翅愁，转首已千秋。”

“啊。”细娘听清了小师傅吟诗的意思，轻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不再问什么，低头写字做账打算盘。小师傅也慢慢起身，轻轻说了声：“三小姐有啥事体请多吩咐。”盯着细娘的脸静静地看着，不作声。细娘也不作声，让他静静地看着，嘴角慢慢浮现一丝笑意。

阳光从窗棂悄悄照进来了，照着细娘的账桌也照着细娘的脸，细娘

的脸白而净，满头的青丝用一条香帕拢扎着，账房里透撒着一股极细的清香。

“你去吧，我会喊你的。”静默了一会儿，细娘对小师傅说道。

小师傅走了，细娘抬头看着他的背影，轻轻地笑了。

隔了两天，细娘又把小师傅请来，要他给自己的一幅画题个词。细娘画的是一个少女盘腿坐在池塘前的草地上吹箫，少女的身旁栽着一棵桑树，枝叶间掩挂着几粒暗红桑葚，一对彩蝶从池塘的绿荷上掠翅而来。小师傅默默地看了一会儿，转身用账房里的脸盆盛些水，洗干净手上的面粉屑，擦干净手臂，坐到细娘坐的红木椅子上，选了一支细狼毫笔，在画的左侧上方的空白处写了一首词：

久怪东君不理人，拂音将夏迎；

彩蝶双飞掠翅近，绿荷乃藏春；

桑田沧海故园亲，红葚滴滴情；

碧波微风清音在，小棹荡舟深。

细娘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挥毫抒写，那几行细腻漂亮的书写如点点细雨渗入眼眸，她眼睛慢慢红了，好像有泪水要涌出来，被她忍住了。

半晌，小细娘才抬头对小师傅说：

“这是你自己作的诗句吧？”

“嗯，胡乱涂几句，让小姐见笑了！”

“你文化底蕴深厚，是在哪里上的学堂，又为何来鼎和斋做这茶食师傅的活计，家乡在哪里？”

小师傅见细娘又要盘问，晓得这细娘关注自己了，躲也躲不过，就搁下细狼毫，坐稳了身子，略显脸红地摸了摸左边的脸和耳朵，稍微口吃了一會兒，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小师傅平时在大师傅们面前滔滔不绝，